

河下桐园文学

范小青



是一个秋天。
秋天的气氛是热烈的,又是沉静的。
在这个秋天的早晨,我们正在去往一个从未去过,甚至从未听说过的地方——河下。
河下是淮安所属的一个古镇,很小,应该也没有什么大的名气,至少我在去河下之前,是没有听说过河下的。

可是我们为什么要去这个陌生的不知名的河下呢。
一定是有一种缘分吧。
或者,是有一种我们暂时还没有感受到的吸引力吧。

所以在去河下的路上,我们的情绪就像这个秋天,既是兴奋的——因为河下是未知的,是可以尽情想象的;但又有点欲说又止的意思——因为我们还没有认识河下,还不知道应该对河下说些什么,所以,路上的气氛,也是热烈而又沉静的。

路程并不遥远,还没等我们回味和整理好自己的情绪,河下已经出现在我们眼前了。

来河下之前,都以为这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小镇而已,但是等我们踏上了河下的土地,一眼望见河下古镇上这条狭窄而且并不很长的古街,却在那一瞬间,被它的气息打动了,被它的氛围萦绕了。

在这个秋天的早晨,我们一群人,来到这条古街,但是我们并没有打乱这个安静的世界。这个地方有它自己的气场,这个气场,我们是打不乱它的。

走在河下的老街上,我们说话声音放低了,连脚步都是悄悄的,生怕惊动了什么似的。此时此刻,我们在现代生活中浮躁起来的心,闲定下来了,我们的毛躁情绪,变得安稳了。这里的一切,都是那么的踏实,那么的淡定,那么真实可靠而又那么的富有诗意。

和本来不相识的河下正面相遇了,我们才知道,原来河下是不普通的,或者说,在它平凡而普通的外表之下,蕴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,饱藏着令人惊叹的秘密;我们才知道,原来早在2500年之前,就有了河下。历史在这里驻足,留下过痕迹。今天我们站在这里,虽然面对的是经历过千百年风雨洗礼的河下,但是我们不难想象,曾经的108条街巷,曾经的44座桥梁,曾经的102处园林,曾经的63座牌坊,曾经的55座祠堂……我们能够想象出这里曾经发生的故事、传说,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曾经的辉煌……

我们在河下的老街上行走,已经感受到,历史名人、文人的精神气仍然在这里飘逸,韩信,枚乘,吴承恩……他们的身影融入在河下的空气之中,镌刻在古街的每一个角落。

就这样,我们沿着河下这条不长的古街,一路往前,走到了桐园。

桐园是清代女作家邱心如娘家老宅的后花园,我们来的时候,桐园早就在等候我们了。也许我们无法了解,邱心如长篇小说《笔生花》,是不是在桐园里写就的,但是我们知道,邱心如和桐园是互为一体的,邱心如的成长,和桐园是有着密切关联的。

我想,这就足够了。

所以,在时间过去了三百年后,就在邱心如生活过的地方,就在桐园,邱心如女子文学研究会诞生了,在淮安、在河下生活和工作的今天的女子们,如李玉、如范小梅,她们的生命中,毫无疑问会刻有邱心如的印记。于是,她们自发地走到了一起,走进了桐园,在这里谈论邱心如,在这里创作文学作品。于是,她们虽然身在桐园,目光和思绪却走得很远很远。

无论生活的路是艰苦辛劳充满荆棘,还是铺满鲜花洒满阳光,无论是年过不惑,还是花季少女,无论是创作多年,还是刚刚起步,邱心如女子文学研究会的姐妹们,因为有了文学的相伴,她们是那样的鲜活,那样的滋润,对生活充满了信心。生活在现代社会的女性,现实压力大,需要宣泄、舒缓、排解,面对严酷的现实,女性更需要有梦幻、有浪漫、有空间,不让内心完全被物质所填满,希望在精神世界中保留一片天地。

于是,文学就在这里等待她们,文学使她们精神富有,让她们体会到,有文学相伴的人生是不一样的。

我们没有更多更深入地去探究,在历史发展和时代变迁的过程中,桐园曾经经历了什么,但是我们看到,今天的桐园,回归了它的文气和文脉,在这个小小的四合院,感觉就像是这个秋天,既热烈,又沉静,热烈的是我们的内心,沉静的也是我们的内心。我们坐在桐园的旧屋里,在一起谈论着,屋子里坐得满满的,但是我却感受到这里的无限的精神空间,这是一处完全可以安放自由身心的地方。

我们还看到了邱心如女子文学研究会的会刊《桐园》,这是一份珍贵的纸上的桐园。

纸上的桐园和街上的桐园,是我们大家的精神家园。

范小青,女,苏州人。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,全国政协委员。长篇小说《城市表情》获全国第十届“五个一”工程奖,短篇小说《城乡简史》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。

【本栏稿件由邱心如女子文学研究会提供】

早就听说桂林山水美,风景瑰丽,景色如画,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地方。国庆应同学之邀,错峰出游仰慕已久的美丽城市桂林。

尽管坐了三个小时的汽车和两个小时的飞机,身心有些疲惫,但一踏入桂林,就让我感受到满城绿意盎然,沿街花树盛开,座座奇峰奔弛而过,给人一种“城外奇峰环翠,城内青山耸秀”的奇特感觉。虽然八月桂花开放的季节已过,但桂林城中的桂花余香仍在。

离开淮安很久之后,还会想起淮安。不为别的,只为那一阵阵摸不着,看不透的水气。那些水气,湿湿濡濡,滋滋润润,弥漫着,散发着,目不可睹,嗅之却在,即便是在闷热闷躁的北方,沉心想来,那些湿漉漉的水气,依然能在意念中散开,带来清凉和湿润。

这是淮安的水气。
淮安是一座水城。城里城外,无数的沟渠河湖纵横交错,把淮安间隔成一个个大小不一的网眼。古淮河和京杭大运河,也选择在这里交汇。放眼望去,淮安就像是坐在水里。

于是,淮安城无时无刻不被笼罩在密不透风的水气中。生活在淮安城里的人们,自然少不了饱受熏染。水养人,所以淮安多才俊。

其实,何处水土不养人?在南方,有土有水的地方很多,人也自然不会少。我来淮安,见到了我未曾想见到的物什,那便是:井。而且是古井。

人在城中,城在水里。淮安的井,恐怕就是打开淮安人与城与水关联的密钥。不缺水的淮安,为什么要有家居的井,我不明白。淮安有多少口古井,我也不清楚。

走进驸马巷,来到周恩来的故居,经

淮安两口井

李师东

过他年少读书的地方和他父母的居室,再往前走,是一个狭窄的小院。小院里有榆树,有奶娘蒋氏居住的小屋。在院子的左下角,是一口井。我到井边,已是下午。夕照之下,并架在屋院的阴影里显得昏暗、幽深。从井口边细看去,有井绳磨出的道道石痕。这的确是一口古井。一口井,维系了一个人、一个家族与一方水土的关联。我猜想,周恩来的祖父买下这个院落时,一定是相中了这口井。年少的周恩来自然从井里打过水,厨房的东南角,有一块小小的菜地。当时的少年,在感受淮安城沟渠河汉的水气弥漫时,更是指引着从自家宅院的那口古井里飘逸出的那一丝一缕。多少年后,周恩来在京城里问从淮安来的乡亲:“我家的那口井还在吗?”我诧异的是,他问的,却是井。

我在吴承恩的故居里,也看到了同样的一口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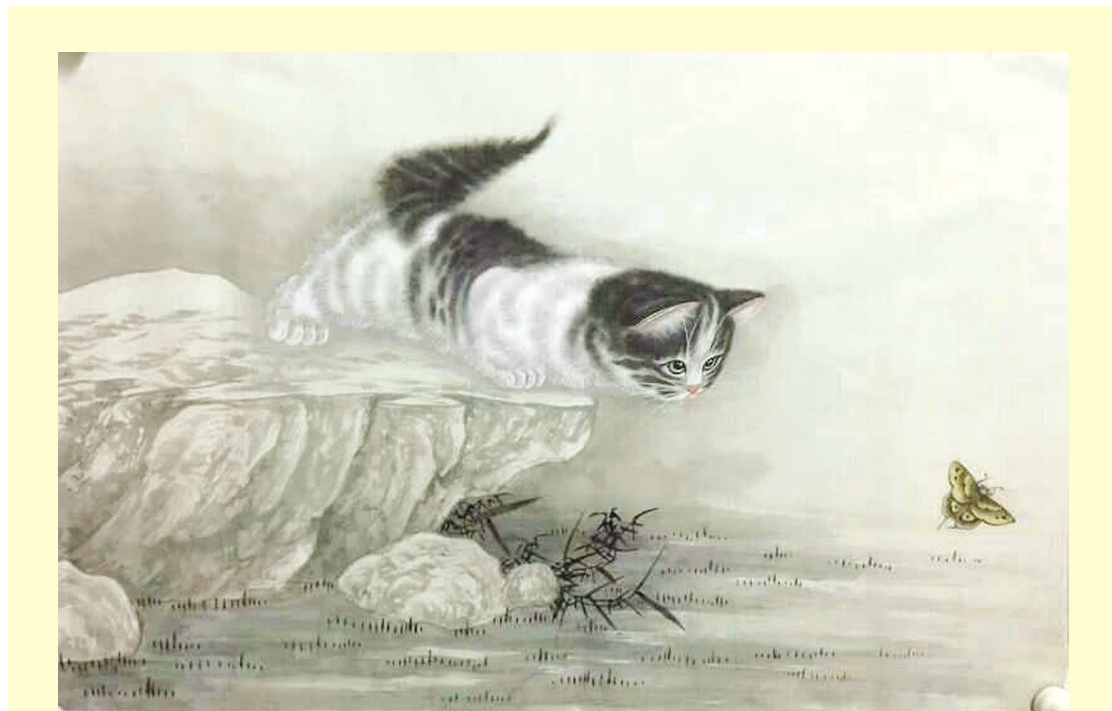
吴承恩的不同凡响,在于他写出了《西游记》的终结版。打从唐玄奘西行取

经的故事发生之后,多少人口口相传,字字相续,信念、意志、磨难、艰辛、人生、宿命、风俗、世情,一个最值得演绎也最适于演绎的中国故事,眼看着就流传到了吴承恩的时代。

为什么会是吴承恩?

淮安的水气里,蕴蓄了多少纷繁驳杂的水分,我无从考究。面对同样散乱参差的西游故事,吴承恩最初可能也是一头雾水。等到他乡试既久,依然榜上无名;有子早逝,命途多舛;好不容易被体制照应,谋了个县丞却又受挫不适,最后远到湖北蕲春,在荆王府做了名教师:荆王纪善。这个时候,吴承恩已经六十岁了,他回到淮安,才真正开始终结“西游记”。

吴承恩是如何删削修改的,我们不得而知。我们今天看到的《西游记》里,存有不少淮安的地方特色,包括今天仍在流行的口语俗语。吴承恩的社会阅历和人生体验,更是早已同他的书融为一体。



戏蝶

祁兰英作

太阳,一直都在

新安小学六(5)班 王瑾仪

暑假期去一个老宿舍区。

老宿舍区大约是二十几年前盖的,棕黄色的水泥墙外是斑斑点点的白漆,伤痕累累。墙根爬满了绿油油的青苔。屋里面住的也大多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,偶尔能看见那两个五六岁的小孩子在跑来跑去,里面的年轻人呢?一鸟羽翼丰满,便展翅高飞了,毕竟,他们哪会蜷缩在这阴暗的小屋里呢?

可老人在乎,他们把房子看成自己的亲人,死活不肯搬出这房子,无论儿女如何劝说。凡是能照得到阳光的地方,都被人们开垦出来,种上小青菜、萝卜、葱、花生什么的,就连外面随处可见的狗尾巴草,也被人珍宝似的呵护着。

我那天去得早,就随转悠。来到不认识的老奶奶家,屋顶瓦片上遍是沧桑的绿苔藓,散发着一股淡淡的腥味。有3个老奶奶在一根破布条上晾被子,还拉着家常。都是古稀之年了,岁月无情地在她们脸上留下了永恒的印记,抹不去的辛酸掩在她们灿烂的笑容里,阳光是很少,可却是金灿灿的。他们一会儿把被子移到这儿,一会又挪到那儿,过了好久才惊奇地发现了,大概看出了我的满腹狐疑,便笑呵呵地说

“小丫头看啥哩?我们在赶太阳呢!”

“赶太阳”,多好的词啊!

一瞬间让我想起前段时间,隔壁邻居家小妹妹曾说的话:“姐姐,告诉你个秘密,太阳是会飞的,它有一对金灿灿的翅膀,特别大,只是太大了,太阳就把它隐形了!”我问他:“为什么呢?”她一本正经地小大人儿似地说:“你想,下雨天它是不是去玩了?大热天的时候,它不就是要回来了吗?它不在这儿,就在那儿呗!反正太阳一直都在!”

我愣住了,小妹妹却自顾自地玩着积木。我从未想过,太阳也有翅膀,而且一直都在。其实,学习也一样,我们总是期待“太阳”——好成绩,但我们的人生不是被动的接受,天上不会掉馅饼,而要主动追求。

无论天空有多少雾霾,太阳一直都在!

指导老师王菲点评:凡是能照得到阳光的地方,都被人们开垦出来。自然界的阳光会带给人温暖,生活中也常常会有带给人温暖的“阳光”。小丫头也在赶太阳,她心中的太阳有一双翅膀,阳光一直都在。环境描写寥寥数语,读来却令人温暖喜悦、快乐向上!

三

到桂林,不游漓江就如同到北京不登长城。当地人言,桂林山水甲天下,阳朔美景甲桂林。的确,桂林山水之所以闻名于天下,主要是因为有条漓江。游漓江,总想有个风和日丽的天气,或许好的天气能有个好心情。可天公不作美,从阳朔驱车一个多小时,来到兴坪镇杨堤码头,天空还是下着大雨。导游说,从这里乘坐游轮轮到桂林市区有45公里水程,近5个小时,好好欣赏一路的山水美景吧。

登上舒适别致的游船逆流而上,一眨眼间争奇竞秀的山峰就让我入迷,俊俏的山峰迎面依次展现,峙立江岸,山水相依,一艘艘满载宾客的游船鱼贯而上,一个个竹筏穿梭逆流而上,游客从舷梯登上平台冒雨观景,不停地拍照,人们兴奋地谈论景物的变化,赞叹峰峦多端的神态。一路上,导游便断断续续地给我们介绍漓江两岸的每一处风景。那是桂林著名的“净瓶坠江”,那是“鲤鱼挂壁”,左侧是父子岩、望夫石,右侧是“八仙过海,九马画山和瀑布倒影”……这仿佛是一幅长长的绚丽多彩的山水画卷,生动逼真,引人入胜。

水上是景,水下也是景。游船在雨中的水

在桂林游览的日子里,我认为景色最美的山莫过于象鼻山。第二天,我们冒着细雨,游览了象鼻山公园。步入公园时,大家的视线自然盯住江边一座独立的大山,上面树林茂密,山型酷似一头大象。导游介绍说,这座山原名漓山,山高55米,长108米,宽100米,它像一头大象把长长的鼻子深入江中吸水,简称象鼻山。远看,象鼻山形象逼真。近看,它后半身跨在地面,前身俯首饮水,那下伸的鼻子,那斜拱的背脊,那眯缝的眼睛,俨然是一头硕大的活象,所以取名象鼻山再贴切不过了。象鼻山有一个光溜而巨大的穿洞,当地人称之为“出水月洞”,这天上月,水上月,水底月,相互映照,融合在一起,令人称绝。站在远处眺望,像山的雄姿,危峰耸立,陡峭如壁,流传的神奇故事,也为它增添了很多神秘的色彩。

象鼻山公园内,人行道两旁林木葱郁,散

置着小巧的花园、花圃、花带。秀美的美景与清澈的江水相映成趣,吸引人群来往休憩。驻足眺望,薄雾细雨的漓江,披上绿装的象鼻山,竹筏上悠悠的渔夫,雨雾缭绕的房屋,构成了一幅幽绿、宁静的象鼻山自然风光水墨画,尽管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造化,尽管是时间长河的雕琢,但眼前这一切不得不使我似为人间胜境。

二

冒着细雨,乘车前往荔浦县马岭镇,游览世界溶洞奇观——银子岩。银子岩溶洞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,贯穿12座山峰,洞内汇集了不同地质年代发育生长的钟乳石,以“雄、奇、幽、美”而著称。相传清朝康熙年间,三藩之一平西王的一员大将盘踞在桂林一带,时值清军平叛,叛军节节溃败,无法将掠夺而来的大量金银珠宝转移出去,于是秘密地隐藏在这个岩洞里,所以把这个岩洞称作“银子洞”,也叫“银子岩”!

走进银子岩,面前是一个巨大无比的“荔浦芋”,惟妙惟肖,美其名曰“荔浦芋王”。向前数步,突然有一块大幅石屏映入眼帘,这一簇奇景仿佛是舞台的帷幕,揭开了整个地下世界艺术宝库的序幕。继续向前,真正变幻多姿的

神奇美景才开始出现,令我们赞叹不已,形形色色的钟乳石,如仙如神,像人似物,栩栩如生,来到冰雪霜交融的洞天,雪花满天飞舞的银装世界之中,从高处俯瞰,所有景致尽收眼底,最低处是个非常华丽的水池,在灯光的照射下,池内晶莹剔透的钟乳石,如出水芙蓉,淋漓光亮。

移步换景,擎天石柱犹如立于峰巅之上的老松,忧郁沧桑,周围遍布均匀细长的枝杈,名



雨中游桂林

谈天

【游记】

为“独柱擎天”。沿路贴身临望“神奇双柱”,悬空倒挂,堪称绝景。金石层层垒垒,美其名曰“金盆雪松”,更有奇趣迥异的伞状钟乳石,被誉为“混元珍珠伞”。像银子,似钻石,如水晶,又叫“雪山飞瀑”。这好似刹那那,从顶端奔泻而下的雪瀑,纷飞四溅,壮观奇美。此情此景,使人想起唐代大诗人李白的绝世佳句:“飞流直下三千尺,疑是银河落九天。”

现如今,我们每每见到先贤的杰作,总会赞叹不已,似有所悟。而其中倾注过的心血和生命,却从来不为我们所知晓。我近读浙人哲贵发表在《青年文学》上的优秀小说《骄傲的人总是孤独的》,深有感触。

在淮安的时空下,在河下古镇里,吴承恩捱过一生的纷繁与沧桑,埋头在《西游记》中。他的内心一定沉静如他家中的那口井。

那口井,安放在吴承恩的院子里。阳光洒满了吴承恩被新近修复过的院落。那口井,在淮安五月的暖阳中,古白斑驳,似旧还新。我走近井沿,向井里打探。井水近在咫尺,伸手可掬。井水清澈鉴人,流光四溢。望着井口,如睹故人。

想起很多年以前,我还是单身汉的时候,常去京西乔良的家中蹭饭。乔良很是雄辩,一次说,你以我们为呼吸的不是古人呼吸过的空气?

的确,前人未曾远去。

(转载《人民文学》2018年第9期)

李师东,笔名斯冬,湖北洪湖人。198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。同年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作,历任青年文学杂志社编辑、副主编、主编、社长、总编辑,中国青年出版总社副总编辑。

烫伤

【小说】

葛会渠

广青下班到家,桂香正捂着手坐在沙发里。

桌上摆着几样菜,红烧牛肉、青椒炒肉丝、豆腐羹,都是广青爱吃的。他本能地嗅了嗅鼻子,脱下外套,这才发现妻子坐在沙发里,一脸痛苦的神情。

怎么了,广青问。

“炸鸡翅的时候,被油烫着了。”桂香说。

十几分钟前,桂香在厨房炸鸡翅。锅里的油很热,鸡翅膀刚放进去,“啪”一下,油就溅了起来。滚烫的油溅到桂香的手上,立刻起了泡子,疼得她呲牙咧嘴。

“怎么这么不小心?”广青的语气有些抱怨。

他今天心情不好,刚挨过领导的批评。

事实上,这两年,广青的心情一直都不算好。四十出头的人,正处在“上有老,下有小”的节骨眼上。父母年岁大了,像是用旧了的机器,身体时不时地出问题,每次他都要往医院跑。两个孩子也渐渐大了,一个上初中,另一个上小学。两人上的是私立学校,除了高额的学费,每天还要人接送。为了照应家里,桂香不得不辞了职,现在仅靠广青一人的工资维持家计,他们的日子过得有点紧。

桂香没觉察出广青语气中的变化,这个男人平时说话总是硬梆梆的。

桂香说:“你去给我买盒烫伤膏吧。”

小区紧邻大街,出大门往右一拐,就有家药店,来回不超过十分钟。

桂香没想到的是,广青忽然吼了起来:“你自己不能去啊,就两步远的距离。油溅到手上,能疼成什么样?我整天上班不累吗,在单位做不完的事情,回到家屁股还没落下来,饭也没吃上一口,你就叫我做这做那……”

广青的嗓门越来越大,脸色也涨得越来越红。

桂香愣住了,她不知道广青为什么突然发火。但她知道,自己的男人活得不容易。

桂香没有接话,再说下去,就得吵架了。

她站起身,默默地开了门,自己到药店买了盒烫伤膏。

桂香的伤,过了很久才好。

这事就这么过去了。日子像温水吞水,不冷不热地向前海涌,渐渐冲淡了一些印记。

秋意渐浓的时候,有一天,广青和朋友去野外钓鱼。那天天气很好,微风拂面,鱼儿频频咬钩,几个人满载而归。

广青很开心,晚上,他亲自下厨烧鱼。

锅里的油很热,鲫鱼刚放进去,“啪”一下,油就溅了起来。滚烫的油溅到广青的手上,立刻起了泡子,疼得他大声叫起来。

怎么了?坐在沙发里的桂香关切地问。

“被油烫着了。”广青说。

桂香迅速起身,跑到厨房关掉煤气,然后对广青说:“你先忍一会,我去给你买盒烫伤膏。”

广青愣住了。一瞬间,他好像记起了什么。

门已经打开,桂香“咚咚咚”地下了楼。

广青的伤,很快就好了。

面如同步行,漓江的水,清得可以看见江底的沙石、水草、小鱼,绿得仿佛是无瑕的翡翠,弯弯曲曲的流水,像一条翠绿色的玉带缓缓地飘然而去。

四

游桂林,不看《印象刘三姐》绝对是一个遗憾!白天在游玩完东瀑布、世外桃源,徒步遇龙河后,当晚又在大雨如注的露天广场,欣赏了《印象刘三姐》山水实景演出。

《印象刘三姐》的表演舞台为2平方公里的漓江水域及12座挺拔山峰为背景,几百名演员全部来自当地五个村庄的渔民,他们白天在山上劳作,晚饭后划着竹排来演出。剧场的音响采用隐蔽式设计,与环境融为一体,并巧妙利用山峰屏障及回声,形成天然的立体声效果。“唱山歌哎,这边唱来那边和……”一阵清脆,婉转动听的歌声从茫茫夜色中,从远处烟雾蒙蒙的江面上飘来。接着亮起了“一盏盏渔灯,一只小竹筏轻轻地从远处划来,上面站着一个年轻美丽的壮家姑娘,动情地唱着《山歌好比春江水》,把观众们的记忆拉回神话般的刘三姐。

渔火渐渐走远,灯光已经熄灭。虽然演出结束了,但刘三姐的“我家没有好茶饭,只有山歌敬亲人……”仍萦绕耳边,余音不绝,沉浸于梦幻剧情中的我,望着漆黑的江面,久久不愿离去。